

从“水淹骑楼城”到“鸳江秀水世无双”

梧州“驯水记”



在广西梧州市，河东防洪堤达标加固工程正加紧施工。

本报记者何伟、吴思思、雷嘉兴

从高空俯瞰这座名为“梧州”的城市，会看到三条河流犹如叶脉般从不同方向在此交汇。浔江浩渺，桂江碧绿，两江奔袭相遇，汇合成西江一路向东，正是一幅“鸳江秀水世无双”的美景。

作为珠江流域重要水上门户，梧州地处三江交汇处，广西85%以上的水量经此地流入广东。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岭南城市因水而兴，也曾以水为患。翻开尘封的历史，梧州几乎是两年一小涝、三年一大涝。

近年来，国家投入巨资在梧州西江两岸建设防洪堤，还陆续建设长洲水利枢纽、大藤峡水利枢纽等工程，江水被驯服在大堤内，黄金水道不断释放“黄金效能”，百年“水患”终成“水利”。且听日夜与江水为伴的人们，讲述他们的“驯水”故事。

从“水灾侵扰”到“江河安澜”

与水为伴，梧州市民视水为友。毗邻西江的近水处，是梧州骑楼城。这种岭南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在当地被打上了“水文化”的标签。

走进骑楼城，每座骑楼的柱子上下两端都安装有一个圆形的铁环，离地数米的二楼临街窗户旁，也会开设一道“水门”。这正是梧州人与洪水“打交道”的见证。

“过去发生洪水，被淹几米高，街上只能走船，这些水环就是为方便绑船用的，‘水门’一开，人就好进出了。”骑楼城一家凉茶铺的老板伍尚年道出这里面的老智慧。

据有记载的历史资料显示，20世纪初以来，梧州遭遇水灾近百次。面对频繁袭扰的洪水，梧州人早已生出一种超然的淡定，一张老图片很真实地反映出这种心态：当洪水已经淹到脖子，梧州居民依旧在家中稳如泰山地打着麻将，让人忍俊不禁。

“来啦，老友”，这大概是不少老一辈梧州人面对洪水的态度。”梧州骑楼城政务导游徐慧莉说，过去洪水发生时，骑楼城大街小巷来来往往的是各种船只，船民们划着小艇穿梭在街道

上，把食品和生活用品等运送到受灾群众家中。一声声“埋街咯”（粤语，意为“靠边了”）的吆喝响彻日日夜夜，响彻被洪水浸泡的街道。

尽管有着熟稔的待客之道，但这位“老友”带来的麻烦无法回避。“因为要预防被水淹，商户只敢对门店进行简单装修，随时准备搬走，经济上的损失还是不少的。”伍尚年说。

1994年夏天，当地遭遇特大洪水，西江水位高达26.64米，梧州市区被洪水浸泡45天，直接经济损失近40亿元。

“梧州一定要设防！”梧州被列为全国首批重点防洪城市之一，1994年8月当地开始修订城市防洪规划，启动轰轰烈烈的“驯水”工程建设。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梧州西江两岸防洪体系建设迈入“快车道”。按照自治区政府批复的《梧州市城市防洪总体规划（2013—2030）》，梧州设立河西、河东、莲花山、三龙等15片防洪保护区，规划堤防总长83.45公里。梧州市水利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底，城区防洪堤工程累计完成投资31.72亿元。

“5年来，梧州成功抵御49次洪涝灾害，无一人直接因灾死亡。”梧州市水利局副局长邓颖说，由于防洪堤保护，梧州市主城区近16年来没被洪水淹过，“水淹骑楼城”景象成为历史记忆，尘封在了博物馆中。

从“民生工程”到“民心工程”

梧州市最后一次关于洪水的记忆，是在2005年的夏天。

一直与水周旋的梧州人遇到百年一遇的洪水，最高水位达27.48米。当时建成的一期河东防洪堤，挡在怒吼的江水前。仅有10年一遇防洪标准的防洪堤遭遇特大洪水，巨浪袭来，被抬高的江面漫堤汹涌下泄，造就了梧州人至今无法忘怀的悲壮景象——一道巨型的洪水瀑布。

2002年9月，蒙汝宽作为技术质检员来到梧州，参与河东防洪堤工程建设。“面对超标准的洪水，漫堤无法避免，万幸没有溃堤。”他说，“但还是会有遗憾，想着如果将设防标准提高一些该有多好。”

去年5月，河东防洪堤达标加固工程开



梧州骑楼城是当地“水文化”的见证。本报记者雷嘉兴摄

工建设，作为广西建工集团海河水利建设有限公司河东堤项目经理，蒙汝宽17年后重回梧州，带领上百人“五加二”“白加黑”地干。身板略显单薄的蒙汝宽坚定地说：“一定全力打造‘精品工程’！”

梧州成立工作专班，践行一线工作法，主动发现问题，现场协调解决工程推进中征地拆迁等问题，不断创新融资渠道，全力推进项目攻坚。

防洪堤工程建设是与洪水抢时间，如今正处于西江非汛期，达标加固工程、新建工程等10多个项目多点开花，工人们挂图作战、倒排工期，一个个“硬骨头”被啃下。“近千名参建者在一线奋战，努力筑牢‘民心工程’。”邓颖说。

梧州主城区防洪堤工程按50年一遇洪水标准加固，其他片区防洪堤加紧建设。作为广西目前最大的在建水利工程，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进一步完善西江中下游堤库结合的防洪体系，建成后可通过联合调度将梧州市主城区的防洪标准提高到100年一遇。

不光要“防”，梧州人也深谙“疏”的道理。梧州1280名河湖长紧盯河湖“四乱”，今年以来累计巡河湖5万余次，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当地还利用“河长+警长”“河长+检察长”模式，与肇庆、云浮等地开展跨界河湖联合执法，构建联防共治新格局。

从“依水而存”到“因水而兴”

不少市民悠闲时，循着江水拍打岸边的声音向前走，不一会儿，就来到防洪堤上。尽管江水滔滔，堤上却胜似闲庭信步。

梧州利用防洪堤建设临江公园带、历史文化长廊，成为新的城市风景线。“市民沿着主路走到这里十几分钟，我们借此打造15分钟休闲运动娱乐圈。”梧州市委常委、副市长何予平说。

梧州市长洲区长洲镇泗洲村位于四面环水的小岛上，过去村民多以打鱼为生。由于水灾泛滥，产业很难发展，这里的群众一度想逃离泗洲村。

近年来，当地政府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大力发展生态休闲旅游业，带动游艇基地、农家乐、民宿等项目，将泗洲村打造成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今年泗洲村集体经济创收50多万元，村民钱袋子逐渐鼓起来。

打鱼大半辈子的钟世飞2016年筹资在岛上开了一家农家乐，周末和节假日生意相当火爆，现在一年利润40多万元，还带动多名村民就业。他说：“好生态才是‘金饭碗’”。

江河安澜带来百业兴旺，西江黄金水道催生航运、商贸旅游等更多产业，千亿级沿江“东融”产业带初具雏形。

一批水利枢纽工程崛起于西江之上。长洲水利枢纽2020年过闸货运量突破1.5亿吨，首次超过三峡船闸，成为全国天然河流过货量第一船闸。梧州市交通运输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市完成水路货运量3300万吨，同比增长31.86%。

自去年3月底首次试通航以来，大藤峡船闸打通了西江亿吨黄金水道上的关键节点，已带动逾40亿元产业高质量发展。行船40多年的老船工罗宗桂说，通航后他把原来900吨级钢板船换成3000吨级货船，同样一趟航线跑下来，收入提高近3倍。

水面上，航运产业气势如虹，水面下也有一条条生命的“绿色通道”。

在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副坝下方，一条用鹅卵石铺设的仿自然生态鱼道蜿蜒曲折数公里，这是江中洄游鱼类的重要通道。而长洲水利枢纽建设了总长1.5公里的鱼道，每年投入数百万元用于鱼道运营维护、采购鱼苗等，10余年来每年有数万尾鱼依托鱼道洄游至上游水域。

如今，一条江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千里西江呈现在世人面前。监测数据显示，近年来，粤桂两省区江河交接界首断面水质达到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水质达标率100%，实现一江清水、一江净水向东流。

“人类不给洪水留路，洪水不给人类活路。”邓颖说，索取与承受曾是梧州人与水的“相处之道”，如今保护与共生成了这座城市与水的“和谐之道”。



左图(拼版照片):上为2012年1月拍摄的长汀县濯田镇塘尾角荒山(资料照片);下为2019年8月荒山治理后的景象(资料照片)。新华社发(福建省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供图)

右图:11月23日，马雪梅在山上的果园里给脐橙树施肥。新华社发(周义摄)

生态农业。在专家的指导下，马雪梅通过“猪—沼—果”模式，发展林下经济。

如今，马雪梅已经种下了7000多棵脐

橙树。同时，她还养殖了3000多头猪和4万多羽河田鸡。

“我用了10年时间把山变绿，又用了

10年把土养肥，”马雪梅说：“600多亩山林带动了数十名乡亲就业，未来这片山一定能越来越好。”

浏阳河退捕渔民的新生活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刘良恒)“捕捞垃圾和捕鱼，其实是相似的。”最近几天，早上7点刚过，55岁的湖南省浏阳市普迹镇退捕渔民潘吕奇就开始了在浏阳河上的保洁工作。

几十年在江河上“讨生活”，潘吕奇练就了一身过硬“水上功夫”。他用捞网将河面上的水草和垃圾打捞上船，动作敏捷利索。在浏阳河上，像潘吕奇这样的退捕渔民共有133户。2019年，他们陆续与当地政府签订退捕协议，上交渔船、渔具等，彻底告别了捕鱼生活。

“虽然政府为我们购买了社保，但我才40多岁，领取退休金还要十来年。除了打鱼，我也没有其他特长。”2019年底，就在潘吕奇犯愁时，他听到一个好消息，当地新成立的湘卫河道清理有限公司正在招聘河道保洁员。

这家公司是由退捕渔民转产组建的企业，由政府购买服务，专门负责河道保洁和巡查。公司合伙人潘应交也是普迹镇的一名退捕渔民，他告诉记者：“政府引导我们成立公司，参与河道保洁项目竞标，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在浏阳市有关部门扶持下，湘卫河道清理有限公司已经承接了浏阳河沿线6个乡镇的河道保洁业务，年收入达90万元，带动了20余名退捕渔民就业。

应聘成功后，潘吕奇“重返江湖”。对现在的生活，他比较满意——河道保洁每天工资是200元，平均每月有三四千元的收入。闲暇时间，他还会去镇上的工厂打零工。

“过去由于过度捕捞，浏阳河里的鱼越来越少，我们要到其他地方捕鱼，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如今在家门口就能赚钱，日子比以前好多了。”潘吕奇高兴地说。

十年禁渔，关键在渔民，难点也在渔民。浏阳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斌介绍，当地在就业培训、住房租配、医疗保障等方面，给予退捕渔民扶持和帮助。

完成退捕任务的同时，浏阳市制定禁渔巡护员公益性岗位管理工作方案，成立了禁渔巡护队，已有126名渔民签订护渔协议，成了光荣的“护渔人”。

目前，浏阳河流域至少有40多种鱼类种群得到一定恢复，并逐步形成优势种群。”浏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人员陈诚说。

暖阳下，漫步浏阳河畔，两岸山水相映，鱼儿在河中嬉戏，一幅美好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

鄱阳湖迎来大批越冬候鸟



在江西南昌高新区鲤鱼洲管理处五星白鹤保护小区，白鹤在湿地嬉戏(12月8日摄)。进入冬季，鄱阳湖迎来大批越冬候鸟。

新华社记者周密摄

(上接1版)山东省商务厅副厅长吕伟说，去年以来，山东多次举办重点外商投资项目视频集中洽谈、签约活动，签约外投资项目超过200个，总投资超过300亿美元。

除了“云招商”，山东还积极利用线下推介会拥抱世界舞台。在闭幕不久的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山东省交易团参会单位超6000家，累计成交额60亿美元以上，比上一届增长超20%。

积极拓展对外交往新渠道，让山东在“一带一路”合作中，收获了丰硕成果。今年1—9月，山东实际使用外资达162.6亿美元，同比增长50.9%，增幅高于全国25.7个百分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张琦说，对开放发展的高度重视和一系列招商引资的创新举措，推动山东在国际形势动荡变化和疫情严重冲击下，取得了外贸外资增速高于全国水平的突出成绩。

抢抓机遇、深耕海外

精准扶持让“走出去”成为“必选项”

除了“引进来”，山东还通过政策支持，提升企业“走出去”竞争力。在山东临沂，临沂商城通过主动布局海外临沂商城、物流仓储中心、营销服务机构等方式，已在匈牙利、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建设了9处海外商城、海外仓，形成了稳固的国际销售渠道。

“我们公司以前只做国内市场，随着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等利好政策出台，现在公司出口产品占了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临沂优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洁告诉记者，临沂商城很多专注内销的商户开始大胆尝试开拓海外市场。

政策导向给企业“走出去”带来的利好效应在齐鲁大地“多点开花”。11月12日，位于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原产地证书审签中心正式启用，该中心以服务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合作为特色，可以让符合条件的中国货物在出口时享受关税优惠。

“启动建设两年多来，上合示范区逐渐成为‘一带一路’重要贸易通道。”上合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孟庆胜说，随着各项政策助力，青岛正不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目前青岛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已突破2万家。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为山东外贸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打开了新市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世林说。

长汀种树有个马雪梅单



左图(拼版照片):上为2012年1月拍摄的长汀县濯田镇塘尾角荒山(资料照片);下为2019年8月荒山治理后的景象(资料照片)。新华社发(福建省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供图)

右图:11月23日，马雪梅在山上的果园里给脐橙树施肥。新华社发(周义摄)

生态农业。在专家的指导下，马雪梅通过“猪—沼—果”模式，发展林下经济。

如今，马雪梅已经种下了7000多棵脐

橙树。同时，她还养殖了3000多头猪和4万多羽河田鸡。

“我用了10年时间把山变绿，又用了

10年把土养肥，”马雪梅说：“600多亩山林带动了数十名乡亲就业，未来这片山一定能越来越好。”

58岁的马雪梅，年轻时与丈夫在福建长汀开餐馆。

1999年，长汀县为了治理水土流失，当地政府给予政策支持，鼓励人们承包荒山，发展生态农业。马雪梅看到机会，于是卖掉餐馆，上山种树。

福建长汀县濯田镇地处水土流失区，那时，山上红土裸露、布满砂砾，2000年春天，一场雨把她种植的树苗全部冲走。面对困难，她不服输，去县里寻求技术支持，并到处筹资，继续种树。

经过不断尝试和努力，2010年左右，马雪梅承包的荒山已长满了马尾松、沙棘草、板栗树。

长期以来，马雪梅不断使用粪肥和有机肥改善土质，发展